

妙香佛國的梵僧觀世音

李玉珉

楔子

雲南省地處中國西南的雲貴高原，群山綿亘，平壩、江河、湖泊鑲嵌其間，地理風貌變化萬千。這裡居住著白、彝、傣、藏、納西、回、哈尼、壯等二十五個少數民族，他們不但語言文化、宗教習俗有別，流傳的民間文學也大異其趣。在這些民間文學裡，最引人注意的是滇西大理地區的白族傳說，這些傳說中有不少與佛教有關的故事，如南詔國主細奴邏為阿育王的後裔、觀音降伏羅刹、觀音化為老婦負石阻遏唐兵等。這些故事正是大理地區佛教盛行的歷史見證。

大理地區素有「妙香佛國」的美譽。至元年間（一二七一—一二九四）任職雲南御史的郭松年，將他在蒼洱地區的見聞記錄下來，

完成《大理行記》一書。此書提到，大理地區「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圖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明代張含的詩作中也有「葉榆（今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鳴鐘」的文句，清朝吳梅村〈贈蒼雪詩〉又說：「洱海與蒼山，佛教之齊魯。」足見，中古時期以來，大理地區的佛教就長盛不衰。

梵僧觀世音信仰

中古時期，大理地區佛教的蓬勃發展實與南詔的興起息息相關。秦漢時期，大理地區為西南夷的一部分，白族的先民就已在於此繁衍生息。元封六年（西元前一〇五），漢武帝

征服西南夷，在大理地區設置了葉榆、雲南、邪龍、比蘇、嶺唐等縣，隸屬於益州郡。隨著中原王朝勢力的進入，漢文化雖然開始在雲南傳播，可是大理地區仍處於少數民族部落林立的狀態，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西元六世紀。七世紀時，烏蠻（彝族）和白蠻（白族）在洱海四周的壩子上紛紛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經過了多次的攻伐兼併，初唐時，在這兒活動的烏蠻逐漸形成了蒙巒、越析、浪穹、濠賤、施浪和蒙舍六個大的部落，稱為「六詔」（「詔」為蠻語，釋為「王」或「首長」之意）。其中蒙舍詔因位居最南，故又稱「南詔」（六四九—九〇二）。然而除了六詔以外，當時在洱海地區還住著許多屬於白蠻的「西洱河蠻」或「河蠻」。

鐵柱記云初三股白大首領將軍張樂盡求并興宗王等九人共祭天於鐵柱側主鳥從鐵柱上飛憩興宗王之幘上焉張樂盡求自此已後益加驚訝興宗王乃憶此吾家中之主鳥也始自忻悅此鳥戀興宗王家經於十一月後乃化矣又有一犬白首黑身號為生於奇王之家也瑞花兩樹生於舍隅四時常發其其二鳥每棲息此樹焉又聖人梵僧未至前三日有一黃鳥來至奇王之家又於興宗王之時先出一士号曰各郡矣著錦服披虎皮手把白旗教以用兵次出一士号曰羅傍著錦衣此二士共佐興宗王統治國政其羅傍遇梵僧以乞書教即封民之書也其二士亦文武也後有天兵十二騎來助興宗王隱顯有期初期住於十二日再期住於六日後期住於三日從此兵強國盛闢土開疆此亦阿嵯耶之化也

第二化

海弥脚夢講等二人欲送耕飯其時梵僧在奇王家內留住不去海弥脚等送飯至路中梵僧已在前迴乞食矣乃戴夢諱所施黑淡綵二端疊以為首飾蓋奇王人所施之物也後人誤為首飾也其時海弥脚等將耕飯再亦迴施無有恠惜之意

圖一 南詔圖傳·文字卷 局部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

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蒙舍詔張樂進求見細奴邏生有奇相，遂禪位。細奴邏（六四九—六七四在位）即位後，自稱奇王，建號大蒙國。由於初唐以來洱海地區一直是吐蕃和唐王朝的爭奪之地，為遏止吐蕃勢力的南下，南詔在唐王朝的積極扶植下，漸次併吞其他各詔。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南詔王皮羅閣完成了統一洱海地區的大業。次年，遷都太和城（今大理）。此後，南詔又逐步統一雲南全境，建立起獨霸西南的地方政權。其後，該地先後有大長和（九〇二—九二八）、大天興（九二八—九二九）、大義寧（九三〇—九三七）和白族段氏所建立的大理國（九三七—一二五三）相更替。

自南詔統一各詔至大理國滅亡的五百多年間，雲南的地方政權都以大理為國都，蒼山、洱海之間的大理地區一直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中心。南詔雖為烏蠻所建的國家，但建國以來就一直任

用白蠻大姓的首領為南詔的高級官員，所以南詔的貴族階層主要是由白蠻組成。也因此，雖然大理國統治階級的族屬與南詔國不同，可是在文化上卻與南詔一脈相承，可視為南詔的延續和嫡傳。

南詔、大理國時期，大理地區佛教蓬勃發展，觀音幻化為梵僧，到大理度化眾生的傳說也應運而生。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的收藏中，有兩件與南詔歷史與佛教有關的重要作品，一為〈南詔圖傳·文字卷〉（圖一）；另一為〈南詔圖傳·圖畫卷〉（圖二）。前者用文字詳細記載著觀音化為梵僧，在南詔七化眾生的故事；後者則以故事畫的形式具體描繪了觀音七化的過程。

〈南詔圖傳·文字卷〉卷末署曰：「時中興二年（八九八）戊午歲三月十四日謹記。」〈南詔圖傳·圖畫卷〉卷末也有「中興二年三月十四日」的款書。可是細讀〈南詔圖傳·文字卷〉的文句，卻發現不少訛奪顛倒錯亂之處，同時它的



圖二 南詔圖傳·圖畫卷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



圖三 雙觀音造像碑 明成化七年（1471） 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藏

書法與現存南詔、大理的書風不合，故推測此卷為後世的傳抄本。又，仔細檢視〈南詔圖傳·圖畫卷〉的畫作，也發現不少重筆之處，同時畫

中抄錄的人名亦時有錯誤，如「武士名群矣」當作「武士各群矣」。美國佛教藝術史學家查平女士（Helen B. Chapin）認為〈南詔圖傳·圖畫卷〉並非九世紀之作，而是一件十二或十三世紀的摹本，但筆者認為其臨摹的年代可能更晚。不過，由於這兩件作品的內容均可與文獻記載相印證，故仍可視作研究南詔佛教重要的參考資料。

今將〈南詔圖傳〉所記述的觀音七化故事略述於下：南詔興宗王時（六七四—七一二），有一位觀音菩薩化現的梵僧來到南詔，傳授興宗王的輔佐武將各群矣用兵的方法，又教他的文臣羅傍以《封民之書》，並派天兵十二騎襄助興宗王。自此南詔兵強國盛，此為第一化。細奴邏之妻潯彌脚和媳婦夢諱（興宗王之妻）布施頭飾和食物給梵僧，此為第二化。有一天潯彌脚送飯給正在巍山耕作的細奴邏時，途中見到梵僧顯聖，潯彌脚等遂將原來要送給細奴邏

等的飯食轉施給梵僧。梵僧因而授記曰：「烏（當作鳥）飛三月之限，樹葉如針之峰（當作鋒），弈葉相承，為汝臣屬。」此為第三化。興宗王蒙邏盛時，梵僧帶著一隻白犬到窮石村化度，但村民卻烹食了他的白犬。梵僧詢問村民白犬的下落時，還遭到村民百般的凌辱。最後梵僧高聲呼喚白犬，白犬嗥於村民的腹內，偷食白犬的人莫不驚恐，認為梵僧是妖孽。於是將他支解為三段，再加以火焚，並將灰燼倒入竹筒之內，拋到瀾滄江裡。可是梵僧卻在水中破筒而出，形體如故。此為第四化。由於窮石村的人冥頑不靈，梵僧決定離去，村主王樂便率村民騎牛乘馬追趕梵僧，雖然梵僧緩步而行，可是王樂等人卻怎麼都追不上，他們終於心悅誠服，皈依梵僧，此為第五化。梵僧到忙道大首領李忙靈的地界，那裡的人根機闇昧，不識聖人。於是梵僧便騰空而上，化為阿嵯耶觀音。李忙靈見狀大吃一驚，便召集村人，在梵



圖五 梵僧觀世音菩薩三尊像 局部 大理國早期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四 梵僧觀世音菩薩三尊像 大理國早期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得注意，該文云：

卷〈提到，早在建國之初細奴邏時，梵僧觀世音即與南詔結下了不解之緣，可是梵僧觀世音信仰是否真的可以追溯至細奴邏時期？頗值思量。〈南詔圖傳·文字卷〉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該文云：

縱使〈南詔圖傳·文字卷〉提到，早在建國之初細奴邏時，梵僧觀世音即與南詔結下了不解之緣，可是梵僧觀世音信仰是否真的可以追溯至細奴邏時期？頗值思量。〈南詔圖傳·文字卷〉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該文云：

僧顯化的地方鑄造了一尊阿嵯耶觀音像，此為第六化。保和二年乙巳歲（八二五），西域和尚菩立陀訶來到大理，詢問阿嵯耶觀音聖蹟的所在，南詔人民始知阿嵯耶觀音曾到南詔度化之事，此為第七化。

上述傳說中的前三化具有濃厚的君權神授色彩，指出南詔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個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獨霸西南的地方政權，實拜觀世音菩薩所幻化梵僧之賜。由於梵僧觀世音之助，南詔得以國勢強盛，所以梵僧觀世音又稱「建國觀世音」。因此南詔王室特別尊崇梵僧觀世音。梵僧觀世音和建國觀世音的名號均不見於經傳，也不見於雲南以外的地方文獻，深具雲南地方特色。

保和二年乙巳歲，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訶來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蓮花部尊阿嵯耶觀音從蕃國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國（即南詔），如今何在？語訖，經於七日，終於上元蓮宇。我大封民始知阿嵯耶來至此也。

由此看來，直到勸豐佑（八二四—八五九在位）時，南詔人民始知阿嵯耶觀音化為梵僧，來到蒼洱地區七化眾生之事。可見直到南詔晚期，梵僧觀世音的信仰才在雲南漸次展開。

自大理國至明代，白族有一個特殊的命名習俗，那就是在姓與名字之間插一佛號，不僅代表對這位佛教人物的尊崇，還有視此佛教人物為自己保護神的意涵。大理崇聖寺千尋塔第七層有一尊明代成化元年（一四六五）的佛像，像背的題名中就發現「楊梵僧婢」的名字；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還收藏著一件成化七年（一四七二）造的雙觀音碑像（圖三），右側長髯男相觀音

像的身側題名為「建國梵僧觀世音」。顯然直到十五世紀，大理地區仍有梵僧觀世音信仰的流傳。事實上直到今天，大理地區仍有許多佛寺供奉著梵僧觀世音像，有些地方甚至將梵僧觀世音奉為本主，〔註〕安置於本主廟中，作為地方的保護神。

梵僧觀世音圖像

梵僧觀世音信仰自九世紀發展以來，在洱海地區就歷久不衰。目前保存梵僧觀世音圖像最豐富的莫過於〈南詔圖傳·圖畫卷〉（圖二）。畫卷中梵僧觀世音面有鬚鬚，內著僧服，外披袈裟，足登鞋履。他的持物有鉢、杖、柳枝和淨瓶數種，其中以鉢最為重要，這或與他多次接受潯彌腳等布施的飯食有關。畫卷中梵僧觀世音的冠式有二，一種為紅色高聳的蓮花冠，另一種為黑色低平的冠式。前者僅出現在第一化中，應是梵僧初到蒼洱地區所戴的頭飾。其他的時候梵僧多戴第二種頭飾。〈南詔圖

傳·文字卷〉云：

第二化 潯彌腳、夢諱等二人欲送耕飯，其時梵僧在奇王家內留住不去，潯彌腳等送飯至路中，梵僧已在前迴乞食矣。乃戴夢諱所施黑淡綵二端疊以為首飾。蓋貴重人所施之物也，後人效為首飾也。其時潯彌腳等所將耕飯，再亦迴施，無有悞惜之意。

在〈南詔圖傳·圖畫卷〉第二化中，梵僧觀世音雙手捧鉢接受潯彌腳和夢諱奉食時，已戴上潯彌腳和夢諱所布施的頭飾，祂脫下的蓮花冠放在身後的石塊上。而畫中的題文也說：「施黑淡綵二端已為緘，夢諱布蓋貴重人頭。戴赤蓮之已冠，順著俗纏頭也，脫在此。」可見畫中梵僧觀世音頂戴的黑色頭飾，應該是由重疊在一起的兩塊黑布縫製而成的。只是〈南詔圖傳·圖畫卷〉是一個後代的摹本，不瞭解這種頭飾的原始形貌，所以將這種頭飾描繪成像黑色小帽的樣子。

在〈南詔圖傳·圖畫卷〉第一化中，梵僧觀世音向各群矣和羅傍面授機宜時，右手伸食、中二指。在第三化中，梵僧觀世音向潯彌脚授記時也作同樣的手印。推測這種手印或為施無畏印的變形，當具有說法的意涵。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收藏

著一件大理國早期的梵僧觀世音三尊像（圖四），主尊眉間有白毫，身著袈裟，右手伸二指，左手捧鉢，圖像特徵與〈南詔圖傳·圖畫卷〉中的梵僧觀世音完全吻合。其左右兩側各立一尊脇侍菩薩，皆左手執瓶，右手持楊柳，冠有化佛，顯然也是一尊觀世音菩



圖六 梵僧觀世音像 大理國盛德四年（1179）雲南劍川石鐘山石窟獅子關第二號

薩。換言之，這兩尊觀世音菩薩不但是主尊梵僧觀世音的脇侍，同時也是主尊梵僧觀世音的化現。這尊梵僧觀世音像雖為銅鑄，但由兩塊布疊縫而成的頭飾（圖五）結構交待得極為清楚。類似的頭飾形象亦見於劍川石窟獅子關第二號盛德四年（一一七九）雕刻的梵僧觀世音像（圖六），唯此處的梵僧觀世音，左手改持淨瓶。在祂的足側尚刻有一隻回首仰望梵僧的狗。〈南詔圖傳·文字卷〉第四化云：

第四化 興宗王蒙邏盛時，有一梵僧來自南開郡西瀾滄江外，獸賤窮石村中，牽一白犬，手持錫杖、鉢盂。經於三夜，其犬忽被村主加明樂等偷食。明朝，梵僧尋問，翻更凌辱。僧乃高聲呼犬，犬遂嗥於數十男子腹內。偷食人等莫不驚懼相視，形神散去。

獅子關梵僧觀世音身側的這隻狗，當即上文所說，隨著梵僧觀世音至窮石村度化村民的神

犬。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以下簡稱〈梵像卷〉，成於一一七二至一一七六）中，有兩幅梵僧觀世音像，一為「梵僧觀世音并（菩薩）」（圖七），另一為的「建國（國）觀世音菩薩」（圖八）。和〈南詔圖傳·圖畫卷〉相較，〈梵像卷〉中的梵僧觀世音或建國觀世音，皆採偶像的形式呈現，畫中敘事的成份大幅度地減低。

〈梵像卷〉所畫的梵僧觀世音，身穿交領僧服，頭戴兩層黑布縫製的頭飾，坐在磐石之上，右手伸二指，左手捧鉢。兩側各立一位仙女，一人手持方形金鏡，另一人則執持鐵杖，梵僧前有兩位婦女合掌禮拜。這幅畫面顯然是在表現〈南詔圖傳〉第三化的內容。

〈南詔圖傳·文字卷〉云：

第三化 淨彌脚等再取耕

飯，家內送至巍山頂上，再逢梵僧坐於石上，左右（右當作有）朱髮白馬，

上出化雲，中有侍童，手把鐵杖。右有白象，上出化雲。中有侍童，手把方金鏡。並有一青沙牛。淨彌脚等敬心無異，驚喜交並，所將耕飯，再亦施之。梵僧見其敬心堅固，乃云：恣汝所願，淨彌脚等雖申懇願，未能遣於聖懷。乃授記云：鳥（當作鳥）飛三月之限，樹葉如針之峰（當作鋒），卉葉相承，為汝臣屬。

圖中梵僧兩側侍立的天女就是〈南詔圖傳·文字卷〉所說，梵僧於巍山頂顯化時，立於梵僧兩側的侍童。身前跪著的兩位婦女即得梵僧觀世音授記的奇王婦淨彌脚和其媳夢諱。梵僧觀世音前，地上所放的扁擔、食器與淨瓶，乃是淨彌脚和夢諱原來打算送給奇王等的食物和水，但途經巍山，看到梵僧顯聖，便轉而將這些東西敬施給梵僧觀世音。

至於在扁擔和磐石間的龐然大物究竟是什麼呢？則可以從〈南詔圖傳·文字卷〉記述

中找到一些線索，該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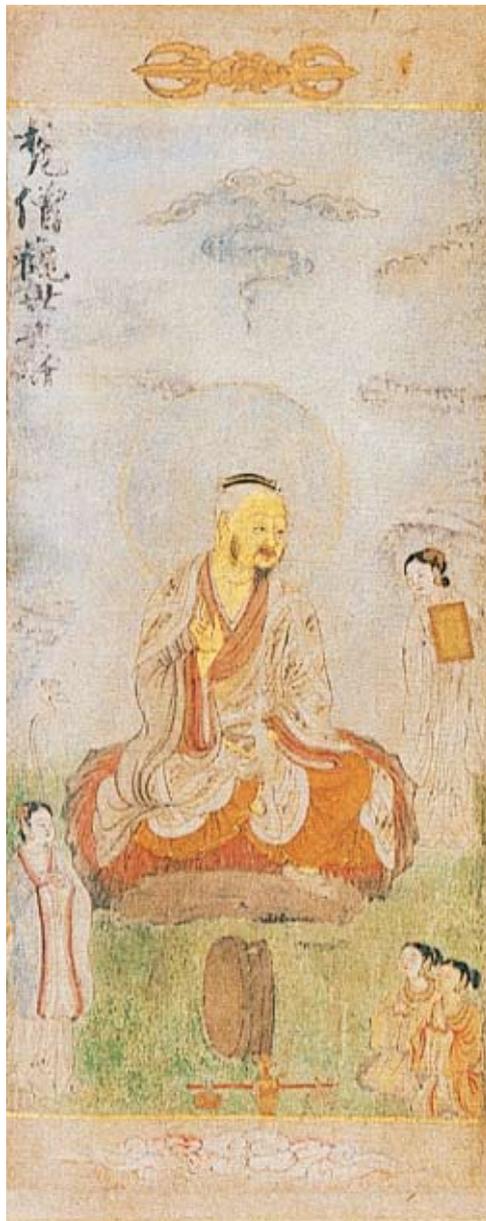
第六化 聖僧行化至忙道大首領李忙靈之界焉，其時人機闇昧，未識聖人。雖有宿緣，未可教化，遂即騰空乘雲，化為阿嵯耶像。忙靈驚駭，打鍤鼓集村人。人既集之，髮鬃猶見聖像放大光明。乃於打鍤鼓處，化一老人云：乃吾解鎔鑄，作此聖容所見之形，豪（毫）釐不異。忙靈云：欲鑄此像，恐銅鍤未足。老人云：但隨銅鍤所在，不限多少。忙靈等驚喜從之，鑄作聖像，及集村鍤鼓，置於山上焉。

由此看來，畫中的龐然大物應該就是李忙靈用來鑄造梵僧本尊——阿嵯耶觀音——聖像的鍤鼓。鍤鼓實即雲南少數民族所使用的銅鼓。

〈梵像卷〉中建國觀世音菩薩圖像特徵與梵僧觀世音類似，梵僧身穿僧服，頭戴纏頭，右手伸食、中二指，左手置於腹前。這尊觀世音像的頭



圖八 建國觀世音菩薩 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 局部
大理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梵僧觀世音菩薩 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 局部
大理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光之上，有一尊阿嵯耶觀音立像。梵僧觀世音左右兩側，分別有一位持鏡和執杖的侍女作為脇侍。在磐石座的前方，尚蜷伏著隨著梵僧四處遊化的白犬。白犬下分別以白描的手法畫一匹馬和一頭大象，當即第三化中梵僧在巍山頂大顯神通時所出現的「朱鬚白馬」和「白象」。

此外，〈南詔圖傳·文字卷〉第一化言道：

又聖人梵僧未至前三日，有一黃鳥來至奇王之家。

即屬子也。又於興宗王之時

先出一士，號曰各郡矣，著錦服，披虎皮，手把白旗，教以用兵。次出一士，號曰羅傍，著錦衣。此二士共佐興宗王統治國政。其羅傍遇梵僧以乞書教，即《封民之書》也。
其二士表文武。後有天兵十二騎來助興宗王，……從此兵強國盛，闢土開疆，亦即阿嵯耶之化也。

畫幅左下方有一身著全身虎皮，腰部佩劍，手持旌旗

的武將，乃梵僧觀世音教以用兵的南詔名將各群矣，而手持書卷，雙膝微曲的文士，無疑就是手持《封民之書》的南詔文臣羅傍。至於右下方身著紅袍，頂戴頭囊的王者，根據其身後榜題，應是「奉冊聖感靈通大王」。然而遍查南詔、大理國史料，並未發現「奉冊聖感靈通大王」這個名號。由於本圖左下角的兩位人物為協助興宗王奠定南詔國基礎的羅傍和各郡矣，故這位大王可能為南詔國的二代主興宗王。但又因建國觀世音的身光後，青山蒼翠，田間有兩牛及一犁杠，傍坐一人，畫面雖小，可是與《南詔圖傳·圖畫卷》第三化的表現相近，當為在巍山下奇王細奴邏耕作的具體寫照，因此這位大王也可能代表南詔國一代主細奴邏。

此外，將《梵像卷》與《南詔圖傳·圖畫卷》中梵僧觀世音所戴的頭飾作一比較，則可發現《梵像卷》的頭飾較為低平，與文獻中「黑淡綵二端疊以為首飾」的記載較為相

符，而《南詔圖傳·圖畫卷》中所描繪的梵僧頭飾顯然已偏離南詔、大理國的原型，故推斷此畫卷的摹寫時間至少要晚於《梵像卷》的成畫年代。換言之，至少是十二世紀以後的產物。

小結

如今在洱海地區的大理、洱源、鶴慶、劍川、賓川、雲龍及雲南其他白族聚居地，許多佛寺或本主廟都奉祀著觀音老爹（又稱觀音爸、觀音公、觀音老祖）像。這些造像的特

徵為素服長袍，頭披軟巾仿如風帽，白髮長鬚，左手持瓶，右手拄杖，身旁有一犬護侍。從長鬚、持物，以及身側的白犬等圖像特徵來看，觀音老爹無疑就是一尊現代版的梵僧觀世音菩薩像。只不過牠們的梵僧形象已被白族老人的形貌所取代。顯然歷經一千餘年的發展，梵僧觀世音的信仰已經化為大理白族文化的血肉，成為白族宗教的一大特色。



注釋：

1. 本主是大理地區特殊的地方信仰，最古的本主是自然崇拜的宗教，與生產有一定關係。後來王者酋長、將相英雄，甚至於佛教神祇都加入本主行列，成為地方村落的守護神。

參考文獻：

1. 汪寧生，〈《南詔中興二年畫卷》考釋〉，《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2期（1980），頁136-148。
2.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3. 李玉珉，《觀音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4. 李偉卿，《雲南民族美術史》，昆明：雲南出版集團公司、雲南美術出版社，2006。
5. Chapin, Helen B., revised by Alexander C. Soper, *A Long Roll of Buddhist Images*, Ascona (Switzerland): Artibus Asiae Publishers, 1972.
6. Chapin, Helen B., "Yu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śva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 (1944), pp. 131-186.
7. Howard, Angela F., "A Gilt Bronze Guanyin from the Nanzhao Kingdom of Yunnan: Hybrid Art from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The Journal of the Walters Art Gallery*, vol. 48 (1990), pp. 1-12.